

语言变异视角下的锦州方言语音研究

高玉娟

(辽宁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9)

摘要: 本文运用社会语言学的变异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对锦州方言6个特色语音变项的地方音变式和普通话变式的使用状况进行调查,探讨这几个语音的变异与社会因素的关系,并分析引起锦州方言语音变异的外部原因。调查发现,锦州方言中这6个特色语音的发音受到了普通话的强烈冲击而发生变异,变异与年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等密切相关。这几个音的地方音发音变式越来越萎缩,而向普通话语音变式靠拢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锦州当地方言语音变异的外部原因不仅来自普通话的大力推广,还来自人们对当地方言的心态。

关键词: 锦州方言; 社会语言学; 语言变异; 变项; 变式

中图分类号: H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751(2017)05-0088-08

锦州位于辽宁省的西部,是连接中国东北与华北的咽喉要道。锦州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并与中原文化有着密切联系。作为辽西方言的代表,锦州方言的形成与移民历史是分不开的。20世纪初大批的河北人和山东人移入锦州地区,丰富了当地的语言文化。长期的语言融合使锦州地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方言,有别于辽宁省其他地区的方言,特别是表现在语音中,不仅平翘舌不分,且尾音上挑并拖得很长,听起来十分悠扬。

以往对于锦州方言语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声韵调的特点及与普通话的差异方面(宋学,1963;齐剑英,2007;温娇娇,2012;曹思齐、张国岩,2015等)以及将锦州方言语音与其他方言语音进行比较方面(张丽娟,2007;杨春宇,2010等)。语言是社会的反映,并

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巨大变化带动了锦州当地方言的变异与变化。然而,对于锦州方言语音变异的研究尚属空白。因而本文拟从语言变异的角度,运用社会语言学的变异理论和实证研究方法,对锦州方言特色语音变项的地方音变式和普通话变式的使用状况进行调查,并探讨这几个语音的变异与社会因素的关系,分析引起锦州方言语音变异的外部原因。期望本研究不仅能够丰富和扩展对锦州方言的研究领域,并为语言规划提供参考,也能够为社会语言学相关理论提供实证资料。

一、锦州方言的音系及特点

锦州方言是东北官话的一个分支,属哈阜片长锦小片^①。无论在语音、词汇还是语法方面,锦州话与普

收稿日期:2016-05-07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辽宁方言语音变异与变化研究”(L15BYY013)

作者简介:高玉娟(1965-),女,山东青岛人,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社会语言学和实验语音学研究。

①贺巍.东北官话的分区[J].方言,1986(3):173.

通话都有一定的相似点^①。但是,锦州方言语音上的特点比较突出,参照已有的对于锦州方言的研究,我们整理出锦州方言音系特点如下:

声母方面:包括零声母在内,锦州方言共有声母19个。其与普通话的差异是^②:

第一,无[ts]、[tsʰ]、[s](拼音z、c、s)三个声母。锦州方言与普通话相比,缺少了舌尖前音声母[ts]、[tsʰ]、[s],也就是说把平舌的[ts]、[tsʰ]、[s](拼音z、c、s)发成了卷舌的[tʂ]、[tʂʰ]、[ʂ](拼音zh、ch、sh)。如把“在”发成“债”,把“才”发成“柴”,把“岁”发成“税”等。这一特点与东北其他地区方言显然不同^③。

第二,舌面音[tɕ]、[tɕʰ]、[ɕ](拼音j、q、x)在与韵母[uan]和[uən]相拼时,往往发成卷舌的舌尖后音[tʂ]、[tʂʰ]、[ʂ](拼音zh、ch、sh)。如把“娟”发成“专”,把“卷”发成“转”,把“劝”发成“串”,把“全”发成“船”,把“选”发成“栓”,把“俊”发成“准”,把“群”发成“唇”,把“军”发成“淳”,把“寻”发成“顺”等。

第三,锦州方言中零声母的字比普通话少。一些普通话中的零声母字在锦州方言中发音时前加声母[n]。例如普通话的“饿[ɤ](拼音e)”在锦州方言中读成“[nɤ](ne)”,普通话的“袄[au](ao)”在锦州方言中读成“[nau](nao)”等。

第四,锦州方言将普通话的[z](拼音r)读成零声母[i],如把“人”[zən](ren)发成“银”[in](yin),把“绕”[zau](rao)发成“要”[iau](yao),把“壤”[zɑŋ](rang)发成“养”[iaŋ](yang)等。

韵母方面,锦州方言共有35个韵母,其与普通话的主要区别是:

第一,无o韵母。普通话中韵母o只跟双唇音和唇齿音[p、pʰ、m、f]四个声母相拼,而在锦州方言中,[o]与[p、pʰ、m、f]相拼时,[o]发成不圆唇的[ɤ](e)音,如把“波”[po](bo)发成[pɤ](be)、把“破”[pʰo](po)发成[pʰɤ](pe)、把“摸”mo发成[mɤ](me),把“佛”fo发成[fɤ](fe)等。

第二,无舌尖元音[ɿ](-i)。锦州方言中没有舌尖前音声母[ts]、[tsʰ]、[s],因而也就没有与之相拼的

舌尖前音韵母[ɿ](-i),而是将[ɿ](-i)发成了舌尖后音韵母[ʅ](-i)。

第三,韵母[y](ü)在以[n]、[l]为声母时,[y](ü)读作[uir]。如把“女”读成nuir,把“驴”读成luir,把“滤”读成luir等。

声调方面:锦州方言有阴、阳、上、去四个调类。相比普通话,这四个调类的调值都较低,阴平为44,阳平为24,上声为213,去声为52。

二、研究过程

(一)确定语言变项与语言变式

按照社会语言学的变异理论,如果某一个语言形式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那么这一抽象的语言形式就是一个变项(variable),而其不同的表现形式就是组成该变项的不同变式(variant)^④。例如,英语某些词中元音后辅音r的发音,在纽约市民中,有的人发成卷舌音,有的人不发卷舌音。这样,元音后这个辅音r的发音就是一个语言变项,其两种不同的发音形式就是两个不同的变式。语言变异就是要研究每种变式的使用与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探求其中的规律性。

本文讨论的锦州方言是指锦州市内使用的地方话。根据锦州方言音系的具体特点,本文确定下述几组语音为研究的语音变项。

1. [ts、tsʰ、s](z、c、s)变项。因锦州话往往将普通话的平舌音声母[ts、tsʰ、s](z、c、s)发成卷舌音声母[tʂ、tʂʰ、ʂ](zh、ch、sh),所以本文确定[ts、tsʰ、s]变项的两个变式分别为:变式一,发锦州话的翘舌音[tʂ、tʂʰ、ʂ](zh、ch、sh)读音;变式二,发普通话的平舌音[ts、tsʰ、s](z、c、s)读音。

2. [tɕ、tɕʰ、ɕ](j、q、x)变项。因锦州话往往将普通话的舌面音[tɕ、tɕʰ、ɕ](j、q、x)发成卷舌的舌尖后音[tʂ、tʂʰ、ʂ](zh、ch、sh),所以本文确定[tɕ、tɕʰ、ɕ]变项的两个变式分别为:变式一,发锦州话的翘舌音读音[tʂ、tʂʰ、ʂ];变式二,发普通话的舌面音读音[tɕ、tɕʰ、ɕ]。

3. 零声母[y](e)和[au](ao)变项。因普通话中

①宋学. 辽宁语音说略[J]. 中国语文,1963(2):105-107.

②文中方括号表示国际音标。为了便于理解,用圆括号标出其汉语拼音的读音。

③东北其他地区方言往往将普通话的[tʂ、tʂʰ、ʂ]发成平舌的[ts、tsʰ、s],恰好与锦州方言相反。

④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 当代社会语言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00.

这两个零声母开头的字在锦州方言的发音中往往前加了声母n音,如将“饿[ɤ](e)”读成“讷[nɤ](ne)”,将“袄[au](ao)”读成“脑[nau](nao)”等,所以本文确定[ɤ]和[au]变项的两个变式分别为:变式一,发锦州话的发音,即在零声母前加[n]音;变式二,发普通话的零声母发音。

4. o变项。普通话的韵母o与[p、p'、m、f](b、p、m、f)相拼时,在锦州话中o往往被发成[ɤ](e)音,所以本文确定[o]变项的两个变式分别为:变式一,发锦州话的读音[ɤ](e);变式二,发普通话的读音o。

5. [z](r)变项。由于普通话的[z](r)在锦州方言中被读作零声母[i],所以本文确定[z](r)变项的两个变式分别为:变式一,发锦州话的读音即零声母i;变式二,发普通话的读音[z](r)。

6. [y](ü)变项。锦州方言中,[y](ü)在与声母n和l相拼时,[y](ü)读作uir等,因此,本文确定[y](ü)变项的两个变式分别为:变式一,发锦州话的读音uir;变式二,发普通话的读音[y](ü)。

(二)研究目的与研究假设

本研究旨在考察锦州方言上述变项的两个变式在不同群体中的分布,分析其变式的使用与社会因素的关系,从而说明语言变异的原因和外在动力,最终预测锦州方言未来的发展趋势。期望本文的研究能够有助于说明锦州地区的语言使用情况,为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和语言规划的实施提供调查依据。

根据日常观察并结合本文研究目的,本文提出下述研究假设。假设一,锦州市区言语社团里不同的社会群体对上述各变项的读音不一样,存在两个

不同的变式。假设二,锦州方言地方特色语音的变异是在普通话的强烈冲击下发生的。假设是否成立尚需调查结果的验证。

(三)调查对象与调查材料

本研究采用滚雪球的方式在锦州市区共收集了130位被试的发音样本。为了探析语音变项与社会因素的关系,我们有意涵盖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性别以及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被试群体。选取被试的标准是在本地出生,在外地居住不超过5年,年龄在12岁以上的,平时说锦州话的锦州人^①。在调查过程中,首先向被试说明来意,在其自愿的情况下,请其朗读事先准备好的发音词表,并用录音设备进行录音,事后分析整理。

发音词表由含有上述各个语音变项的二字组和三字组词语组成,所有词语均为日常生活中出现频率较高的用词,共52个。考虑到文化程度低的人会有不识字的因素,因此在词语的选择上避免生僻字。“为了避免发音的偶然性并考虑到不同的语音环境,在设计词表时充分考虑了相关的音节在做字组前字和后字时的情况,以及同音字的情况”^②。调查时,先由主试用锦州当地话与被试闲聊,以使被试放松,并创造一种说锦州话的谈话气氛,然后请其用平时说的锦州话自然地读出调查表中的词。

三、被试各变项发音情况统计

(一)[ts、ts'、s](z、c、s)变项

发音表中共设计了12个含有声母[ts、ts'、s](z、c、s)音的字组,以考察锦州人该组音发音的变异情况,分别是“八岁、财力、暂时、干脆、参加、粽子、存在、虽然、洒水、在家、嗓门、写字”。130位被试具体发音情况见表1。

表1 将平舌音[ts、ts'、s]发成翘舌音[tʂ、tʂ'、ʂ]的数量统计

发成翘舌音数量/个	0	1	2	3	4	5	6	9	10	11~12
发音人数	0	40	32	23	8	9	7	7	4	0
所占比例%	0	31	25	18	6	7	5	5	3	0

①调查中,只要被试的发音中有将平舌音[ts、ts'、s](z、c、s)发成卷舌音声母[tʂ、tʂ'、ʂ](zh、ch、sh)并且语调上扬的现象,我们就认为他说的是锦州话。

②高玉娟,邵钟萱. 社会语言学视阈下的沈阳方言语音变异研究[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9(5):130.

表1显示,130位被试中没有任何人将所有12个字组完全改发普通话读音(见第一列),而是或多或少都带有地方音发音成分。虽然56%的人仅出现1-2次将平舌音的[ts, ts', s](z, c, s)发成翘舌音[tʂ, tʂ', ʂ](zh, ch, sh)现象,并且也没有人将所有的字组都发成地方音(见最后一列),但仍有8%左右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这组音的地方音发音习惯(见第九、第十列)。调查说明,[ts, ts', s](z, c, s)变项的发音虽然受到了普通话变式的影响正在发生变化,但

是变化仍需要一个较长、较缓慢的过程。

(二)[tɕ, tɕ', ɕ](j, q, x)变项

为了考察锦州人[tɕ, tɕ', ɕ](j, q, x)这一组舌面音在与韵母[uən]和[uan]相拼时发成翘舌音[tʂ, tʂ', ʂ](zh, ch, sh)的情况,我们在发音表中共设计了12个这组音与不同韵母相拼的字组,分别是“花卷儿、一群人、询问、军队、劝说、捐款、穿裙子、选手、寻找、宣传、跑两圈、平均”。130位被试具体发音情况见表2。

表2 将舌面音[tɕ, tɕ', ɕ]发成翘舌音[tʂ, tʂ', ʂ]的数量统计

发成翘舌音数量/个	0	1	2	3	4	5	6	9	10~12
发音人数	48	26	13	13	9	9	10	2	0
所占比例%	37	20	10	10	7	7	8	2	0

表2显示,37%的被试没有出现任何将[tɕ, tɕ', ɕ](j, q, x)发成翘舌音[tʂ, tʂ', ʂ](zh, ch, sh)的情况,而是全部发成了普通话变式。另有20%~30%的被试只是偶尔出现地方音变式。两者相加,说明超过半数的锦州人舌面音[tɕ, tɕ', ɕ](j, q, x)在与韵母[uən]和[uan]相拼时完全或基本不发成翘舌音[tʂ, tʂ', ʂ](zh, ch, sh)变式,而是转化成普通话语音变式。另外,上表最后一列表明,没有任何人将所有的舌面音完全发成地方音变式。可见,锦州人将舌面

音[tɕ, tɕ', ɕ]与[uən]和[uan]相拼时发成翘舌音[tʂ, tʂ', ʂ]的现象虽然不会在短时间内消除,但是这一变项的发音向普通话变式转化的趋势很明显。

(三)[ɤ, au](e, ao)变项

为了考察锦州人在发[ɤ](e)和[au](ao)开头的零声母字时在音节前加n的情况,我们在发音表中设计了6个字组,分别是“饿了、穿棉袄、鸡鸭鹅、额头、熬汤、讹诈”。130位被试具体发音情况见表3。

表3 将[ɤ]和[au]发成[nɤ]和[nau]的数量统计

发成[nɤ]和[nau]的数量/个	0	1	2	3	4	5	6
发音人数	118	6	4	2	0	0	0
所占比例%	91	5	3	2	0	0	0

表3显示,对于此组变项,91%的被试没有出现地方音的变式,而是完全发成普通话的变式;只有不到10%的发音人将“袄”读成[nau],将“鹅”读成[nɤ]。可见,这一组变项向普通话变式演变的程度很高,有望在不远的将来消灭地方音变式。

(四)o变项

为了考察锦州人在发[p, p', m, f]与[o]相拼的音节时将圆唇的o发成展唇的[ɤ](e)的情况,我们在发音表中设计了8个字组,分别是“波浪、墨盒、破坏、大佛、面膜、厚薄、土坡、佛教”。130位被试具体发音情况见表4。

表4 将[o]发成[ɤ]的数量统计

发成[ɤ]数量/个	0	1	2	3	4	5	6	7	8
发音人数	33	22	17	14	14	10	9	7	4
所占比例%	25	17	13	11	11	8	7	5	3

表4显示,对于此变项,25%的被试没有出现地方音的变式,而是完全转化成普通话的变式。但是仍有高达75%的被试不同程度地出现地方音变式,即将圆唇的o发成展唇的[ɤ](e),且8%左右的人近乎完整地保留了这一方言语音发音特性。这一组音向普通话发音变式演变程度较低,不会在短

时间内消除方言发音变式。

(五)[y](ü)变项

为了考察锦州人[y](ü)与[n,l]相拼时将[y](ü)读作[uir]的情况,我们在调查表中设计了7个字组,分别是“小女孩、小毛驴、过滤、男女、旅游、及格率、女学生”。130位被试具体发音情况见表5。

表5 将[y]发成[uir]的数量统计

发成[uir]的数量/个	0	1	2	3	4	5	6-7
发音人数	80	20	12	10	6	2	0
所占比例/%	62	15	9	8	5	2	0

表5显示,对于此变项,62%的被试没有出现地方音uir的变式,而是完全发成普通话的变式[y](ü)。其他38%的被试不同程度地保留地方音变式,即将圆唇的[y](ü)发成了[uir],但是没有任何人完全保留。可见,此变项向普通话变式靠拢的趋势明显,但是完全转化成普通话发音变式仍需一段

时间。

(六)[z](r)变项

为考察锦州人将[z](r)发成零声母i的情况,我们在发音表中共设计了6个字组,分别是“肉乎乎、突然、绕道、过日子、工人、热闹”。130位被试具体发音情况见表6。

表6 将[z]发成零声母[i]的数量统计

发成[i]的数量/个	0	1	2	3	4	5	6
发音人数	58	15	8	7	8	17	17
所占比例/%	45	12	6	5	6	13	13

表6显示,对于此变项,45%的被试没有出现将[z](r)发成零声母i的地方音变式,而是完全发成普通话的翘舌音变式。其他超过半数的受访者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地方音变式,且26%的人完整地保留着。可见,此变项向普通话变式靠拢的趋势虽然相对明显,但不可否认,此变项地方音的发音变式仍很顽固,不会在短时间内转化成普通话。

语言的研究必须联系语言使用者的这些社会因素来进行。本研究中我们基于130位被试的年龄、性别、职业、受教育程度四个方面来考察和分析锦州方言语音的变异与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

(一)年龄因素与锦州方言语音各变项普通话变式的使用

年龄是语言变异的一个很重要的外部因素,也是可以代表时间变化的因素。不同的年龄代表了不同的时期,不同年龄人的发音特征代表了社会不同时期的语音面貌。对不同年龄人的发音进行调查,可以展现语音的发展历程^①。130位被试的年龄均在12岁以上。所有被试按照年龄分为6个年龄组,每隔10年为一个年龄组,以此观察锦州方言语音在近60年来向普通话转化的大致历程。各年龄组不同变项普通话变式的使用率见表7^②。

四、影响锦州方言语音变异的社会因素

社会语言学的变异理论认为,语言与社会密切相关,语言的变异或变化都是对社会的反映。任何的影响语言变化的因素除了语言自身结构发展的内部因素外,还有至关重要的外部因素即社会因素,如年龄、性别、职业、受教育程度以及种族等。因此,对

①王士元. 词汇扩散的动态描写[C]//王士元语言学论文集. 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2:119.

②表中的V2是指普通话语音变式。

表7 年龄因素与锦州方言各变项普通话变式(V2)使用率/%

年龄	变项						平均值
	[ts,ts',s]V2	[tɕ,tɕ',ɕ]V2	[ɻ,au]V2	[o]V2	[y]V2	[ʒ]V2	
60岁以上	12.1	23.5	20.6	9.4	33.4	17.4	19.4
50—59岁	44.6	43.8	39.9	19.5	59.8	24.6	38.7
40—49岁	55.4	62.2	59.5	31.4	67.7	33.9	51.7
30—39岁	63.2	69.0	70.9	43.1	88.5	40.6	62.6
20—29岁	71.8	84.6	84.4	54.3	93.2	56.3	74.1
12—19岁	86.9	92.3	93.9	69.7	97.6	61.2	83.6

整体来看,60岁及以上年龄组各变项普通话变式(V2)的使用率最低。随着年龄的降低,各变项普通话变式使用率越来越高,且各年龄组之间差异明显,最年轻一代即12~19岁年龄组各变项普通话变式的使用率最高。从各变项普通话变式使用率的总平均值来看,60岁及以上年龄组的平均使用率仅为19.4%,随着被试的年轻化,使用率越来越高,最年轻一代使用率高达83.6%。可见,锦州方言特色语音近60年来一

直在不断地向普通话发音靠拢,虽然转化的速度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但是总体来说幅度较大,变化明显。

(二)职业因素与锦州方言语音各变项普通话变式的使用

排除在校学生33人,将其他97位被试按照职业状况大致分成5组,分别是无业人员组、工人组、服务人员组、职员组和教师组。各职员组不同变项普通话变式的使用率见表8。

表8 职业因素与锦州方言各变项普通话变式(V2)使用率/%

职业	变项						平均值
	[ts,ts',s]V2	[tɕ,tɕ',ɕ]V2	[ɻ,au]V2	[o]V2	[y]V2	[ʒ]V2	
无业人员	47.7	56.0	40.6	11.8	53.4	16.5	37.7
工人	51.4	59.1	41.9	16.5	57.8	15.1	40.3
服务人员	67.9	80.2	66.5	53.4	69.7	47.4	64.2
职员	74.4	89.8	89.9	71.1	89.0	60.6	79.2
教师	88.9	93.2	94.4	86.3	95.9	77.3	89.3

表8显示,被试职业不同,其普通话变式的使用率也明显不同。在以上各组职业中,无业人员普通话变式的使用率最低,在所有变项中普通话变式总平均使用率为37.7%,其次是工人组,为40.3%,而白领阶层的职员和教师的使用率较高,分别为79.2%和89.3%,特别是教师组在所有变项中的普通话变式的使用率都是最高的,且在[tɕ,tɕ',ɕ]变项、[ɻ,au]变项和[y]变项三组变项中的使用率均超过90%。“如果将无业人员和工人看作是体力劳动者,将职员和教师看作脑力劳动者的话,那么,统计数字

明显表明,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更多地使用标准语变式”^①。

(三)受教育程度与锦州方言语音各变项普通话变式的使用

社会语言学语言变异理论认为,人们所接受的教育程度的高低也是影响语言变异的重要社会因素。也就是说,学历越高的人,越容易选择使用声望高的标准语。我们按照受教育程度将130位被试分为6组,其中在读的大、中、小学生单列一组考察。具体分组及使用情况如表9所示。

①高玉娟,邵钟董.社会语言学视阈下的沈阳方言语音变异研究[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9(5):130.

表9 受教育程度与锦州方言各变项普通话变式(V2)使用率/%

受教育情况	变项						平均值
	[ts, ts', s]V2	[tɕ, tɕ', ɕ]V2	[ɤ, au]V2	[o]V2	[y]V2	[ʒ]V2	
小学及以下	8.5	46.0	39.6	23.3	43.1	13.8	29.1
初中	21.4	49.4	60.4	25.4	67.8	16.1	40.1
高中	46.9	68.2	80.5	40.5	83.1	42.4	60.3
大专	64.2	92.7	90.9	67.0	90.4	60.4	77.6
本科及以上	78.5	95.7	96.4	80.3	96.9	75.5	87.2
在读学生	88.3	97.3	99.1	78.4	97.9	89.1	91.7

表9显示,被试受教育程度不同,其锦州方言这6个特色音普通话变式的使用也具有较大差异。小学及以下组在所有变项中普通话变式的使用率均最低,各变项普通话总平均使用率为29.1%。随着被试文化程度的提高,普通话变式的使用率逐渐提高,初中组平均为40.1%,高中组为60.3%,大专组为77.6%。

如果不考虑学生组,使用率最高的则为本科及以上学历组,平均使用率为87.2%。可见,对于锦州方言的特色音来说,人们受教育程度越高,普通话变式的使用率就越高。可以预见,随着国家对教育投入的加大、整个社会的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教育程

度较低的老年一代的故去,锦州方言语音变式的使用将越来越少,而普通话变式将最终取代当地方言语音变式。

(四)性别因素与锦州方言语音各变项普通话变式的使用

社会语言学变异理论认为,一般来说,女性比男性对语言或方言的社会价值更敏感,因而女性也更多地使用具有声望的标准语。^①为了考察锦州当地人在使用这几个具有地方特色的语音时是否存在性别差异,我们把全体被试按照性别分成两组,并分别统计其不同变项普通话变式的使用情况。具体情况如表10所示。

表10 性别因素与锦州方言各变项普通话变式(V2)使用率/%

性别	变项						平均值
	[ts, ts', s]V2	[tɕ, tɕ', ɕ]V2	[ɤ, au]V2	[o]V2	[y]V2	[ʒ]V2	
男	68.3	75.1	77.4	63.8	71.1	65.8	70.3
女	65.4	76.0	76.5	72.9	77.8	66.1	72.5

表10显示,在这6个语音变项中,虽然女性在其中的[tɕ, tɕ', ɕ]、[o]、[y]和[ʒ]四个变项中的普通话变式使用率略高于男性,但是总体差别不大,尚未构成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最后一列的平均值也说明这一点。本文调查结果不能验证社会语言学关于性别对语言使用造成影响的学说。

五、语音变异的原因分析

对于语言的变异与变化,社会语言学家倡导从语言结构外部去寻找引起变化的具体原因,认为任何语言变化的起因都应放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中加以

考察,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有的变化只能发生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①。我们推断,锦州方言这几个地方特色音的变异应该是受到了下述外部力量的强大影响所致。

(一)普通话冲击

语言变异理论认为,“一个变化的启动和发展总是需要一股强大的社会动力”^②。60多年以来,普通话得到了深入推行和广泛普及,成就令人瞩目。普通话不仅在学校、工作场合普遍使用,就连一般的日常家庭环境和购物等场合也越来越多地使用普通

①转引自陈松岑. 语言变异研究[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 155.

②徐大明, 陶红印, 谢天蔚. 当代社会语言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136.

话。使用人群由学校学生和广播电视等媒体人扩散至其他多个领域从业人员,普通话越来越深入人心。在这种标准语推行的强大背景下,锦州方言语音难以保持原有的地位,因而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二)语言心态影响

语言态度属于语言的社会心理范畴。语言态度是影响人们在交际中选择使用不同言语形式达到同样交际目的的直接原因。有什么样的语言态度就会有相应的对待母语的心理反应,而这种心态又回制约人们语言使用的积极性,继而影响到语言的面貌^①。

关于锦州人对当地话和普通话的语言态度我们做了初步的调查。数据显示,人们对当地话的评价普遍低于普通话。虽然说锦州话更亲切、更质朴,但是调查者中85%的人认为锦州话土气,说锦州话是

文化程度低的表现。67%的人不希望听到周围人说当地话,82%的人希望自己会说流利的普通话。54%的人希望锦州方言为普通话所取代。据此我们认为,锦州人的语言态度使锦州话的发音正向普通话方向演变,这种演变是在有意识的情况下发生的。

六、结 论

随着社会的变迁,反映社会活动的语言也随之发生变化,变化之初会产生许多变异现象。锦州方言6组特色语音的变异与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职业等社会因素紧密相关。各语音变项普通话变式的使用随着年龄的降低、受教育程度以及社会地位的提高而显著提高,而锦州方言语音变式则变得越来越萎缩,最终将为普通话所取代。变异与变化的原因是普通话的大力推广以及当地方言心态的影响。

A study on Jinzhou Dialect pronunci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variation

Gao Yuju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China)

Abstract: By employing language variation theory as well as its research methods in social linguistics, this study not only investigates the use of Putonghua variant and local variant of the six sound variables peculiar to Jinzhou dialect, but also probes into the soci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variations of them. On the basis of this, the paper finally analyzes the causes resulting in the sound variations. The study shows that variations have already occurred to the six sounds mostly characterizing the local accents due to the strong impact of Putonghua. The variation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social factors of age, occupation and education received. It turns out that the local pronunciation of the six variables is less and less used while Putonghua pronuncia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lected. The tendency of getting closer to standard Chinese is easily seen. In addition to the diffusion and spread of Putonghua, the local people's language attitude is also responsible for the change.

Key words: Jinzhou dialect; sociolinguistics; language variation; variables; variants

〔责任编辑:李宝贵;实习编辑:李 辉〕

^①李伟.汉语阳泉方言语音变异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12.